

一个医生的救赎

朱晓军/著

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生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良心远比技巧重要的多。作为一位医生，她治疗的不仅是身体的疾病，也让这个环境的机体更纯洁。

——感动中国组委会给陈晓兰的颁奖词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既然身穿白衣，就要对生命负责，在这个神圣的岗位上，良心远比技巧重要的多。作为一位医生，她治疗的不仅是身体的疾病，也让这个环境的机体更纯洁。

——感动中国组委会给陈晓兰的颁奖词

一个医生的救赎

朱晓军/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医生的救赎 / 朱晓军著 .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2008

ISBN 978 - 7 - 02 - 006821 - 0

I. —… II. 朱…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3753 号

责任编辑 : 脚 印 刘 英 装帧设计 : 刘 静
责任校对 : 刘光然 责任印制 : 王景林

一个医生的救赎

朱晓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 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33 千字 开本 64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25.75 插页 2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821 - 0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95

苏轼的《急就》里加入毫升，息不入空，隙吹穿掌
冰寒到直上层云，兰翻霜而中固，共当阶者，妙良
……——像一株繁茂的竹，土合立根，不求偏倚，随遇而生，中或穿插着

碑的高崇，业碑的圣林长，业碑的圣古最吴玉固，土更风卷入海
川。荀善哉长乐至圆补入衣帛；薛天冬自成林玉固补入衣帛。业
主从真善，令坐殊深——事端吴林替玉
崇，替圣林一并流宗代，替引人首言。言凡有肉裹，林长不玉固
致林固扶息林立如帝父之节固衣西，隋羊百四子西春早，命野怡高
舒士益林者家融长守新，又酒氏油阱赵氏照之余冬暖为……”；普
通……2008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人头攒动。来赴宴，恭
敬这里是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颁奖典礼的现场。

主持人敬一丹说：“几乎在每一年的感动中国里，我们都能够见到医生，从高耀洁到桂希恩，从李春燕到华益慰，提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总是要说到医术，说到仁心。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到这位医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说的一个词是：良知。让我们走近这位不寻常的医生。”

大屏幕放映一短片，讲述一位女医生举报所在医院有意用伪劣医疗器械给病人治疗，导致病人的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故事。女医生为此受到打击报复，两次下岗，离开医生岗位……敬一丹说：“在五十岁‘退休’以后，她就再也没有穿那圣洁的白大衣。她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她深深地爱着医生这个职业。”屏幕上出现一位中年女性的特写镜头，她满面憔悴与忧患，流着泪水，哽咽地说：“医生这个职业是我从小所向往的……我想在死后，穿上白大衣，带着我的医师资格证离开这个世界，到那时候就再也没人剥夺我当医生的权利了。”

一位如此热爱医生职业，如此挚爱病人的医生只能将做医生的权利寄托于另一世界，这是多么执著的理想，多么无奈的追求！

敬一丹庄重而诚挚地宣布：“把我由衷的敬意献给没穿白大衣的陈晓兰医生！”

掌声如潮，经久不息，许多人眼里闪着感动的泪花。

身着淡黄色羊绒衫，肩披着褐色长围巾的陈晓兰医生在这潮水般的掌声中沿铺着红毯的台阶走下，站立台上，对观众深鞠一躬……

在人类历史上，医生是最古老的职业，是神圣的职业、崇高的职业。西方人将医生称为白衣天使；东方人将医生视为活菩萨。他们在替神灵做事——拯救生命，普度众生。

医生不是神，是肉体凡胎，有着七情六欲，为完成这一神圣的、崇高的使命，早在两千四百年前，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对医神发誓：“……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只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

希波克拉底的誓言成为西方医学院学生执业前的誓言，成为医生的神圣的道德准则和医德圣典。1948年世界医学会(WMA)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1988年，出现了“后希波克拉底誓言”，在这一誓言有以下两项：

将病人的利益置于我专业实践的中心，并在情况需要时置于我自己的自我利益上。

主要为了我的病人的最佳利益，而不是主要为了推行社会的、政治的或财政的政策或我自己的利益而行动。

不论西方还是东方，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医生都必须把为病人谋幸福视为行医惟一的目的或首要目的。这一目的不仅维护了病人的根本利益，维护了医生的尊严和职业根基，也维护了病人对医生的依赖和和谐良好的医患关系。如果背离这一目的，医生就有可能堕落成有“执照的杀手”和谋财害命的罪犯。

人类的伟大和渺小在于创造了神灵，人类的聪慧和愚蠢在于砸碎了神灵。

人类知道自己的弱点，知道自己很难抵御欲望的诱惑，请求神灵

来监管自己。病人是弱者。在疾病面前，病人像闯入雷区的羔羊，不知道哪只脚落下踩在地雷上，需要医生引领出来。

作家张洁在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中写道，母亲在脑部手术之前，握着甲大夫的手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张洁感到疑惑：“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依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张洁的母亲说出了许多病人的心愿，大凡生过重病的人都有那样的感受，那种想法，那种欲求。危急关头，只有亲人才可依赖，方可生死相托。当人生病时，最渴望的是有位当医生的亲人，都会对医生表现出虔诚、信赖和敬畏，甚至于巴结与讨好。你不想信赖也不行，别无选择，自己的生命已打理不了，交给了医生。

亲人是需要双方认可的。张洁的母亲的话只表示了她的欲求，当甲大夫回答“你也是我的亲人了”时，从语言上说，这种亲人关系得到双方的认可。其实，甲大夫说的是句寻常的话，流行的话，每一位医生都会说的话：“把病人当亲人。”

1978年，历经十年浩劫的共和国像当年不得不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踏上了步履维艰的改革之路。1985年，医改开始了。医院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走市场化之路了。政府补贴减少了，医疗的公益性淡化了。二十多年过去了，在政府补贴减少的情况下，医院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许多医院在硬件上有了长足的发展，高楼大厦盖起来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来了，医务人员的收入提高了……

可是，医德医风却出现了滑坡，一些医院把赢利放在了重要位置，要求医生不仅看病，还要赚钱。他们把改革和发展的压力分解给了医生，为医生制定了经济指标；把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划分给了病人，相继采取了“以物代药”、“以药养医”和“以疗养医”等措施；医

院出现了一系列的潜规则，如医生收受和索取病人的红包，医生开药、开检验单有回扣和提成，医生不仅可以看病，而且还可以谋财……

虽然卫生部颁布了医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医生：救死扶伤，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时刻为患者着想，千方百计为患者解除病痛。尊重患者的人格与权利……可是，道德规范在生存的现实与利益的诱惑面前常常又是那么孱弱无力，既不能对医德低下的医生进行惩罚，也不能对医德高尚的医生予以保护。在许多医院坚守医德的好医生承受着拿不到奖金、工资，甚至下岗的压力；医德差的医生竟如鱼得水，每月可拿到丰厚的奖金。

神灵死了，卫生和医疗器械监管机构少数官员对这一现象的纵容和不作为，一些医院在制度上对突破传统医德底线的默许和怂恿，个别医务人员的欲望魔鬼被放了出来……

卫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表明：“在城镇，约有48.9%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患者应该住院而不住院；而‘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则成为广大农民兄弟医疗现状的真实写照。”

2007年，“看病难、看病贵”已超过就业失业、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贪污腐败、养老保障、教育收费、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社会风气、环境污染，成为中国百姓最关心的社会问题，关注指数高达百分之五十七点九五。

医疗服务腐败导致一部分医生失去了职业的尊严，在病人心目中失去了信任，医患关系变得紧张。调查显示医护人员对目前医患关系现状表示满意的仅占百分之二点七，表示不满意的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三，许多医生不同意自己的子女从医。病人及其亲属对医患关系现状表示满意为百分之十三点二，福建中医学院的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患者刺死，深圳山厦医院的医生护士一度戴着钢盔行医；有的医生居然有老鼠过街的感觉，在外边不敢承认自己是医生……
医德医风是医疗的生命线。世上有两个领域本是绝对不能腐败

的，一是医疗，二是教育。

前者腐败会危及人民生命，后者腐败会误人子弟。

佛家认为，人生有四苦——生老病死，这“四苦”都需要医生帮助消弭。现代人不仅要在医院降生，回到医院去辞世，而且在漫长的生命过程中不可能不生病。生了病不能不去医院，不能不看医生。

医院不只是治病救人，还是人的基本需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可分为五个层次——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当人的低层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能上升到高一层需要。生存和安全是人的低层需要，也是最基本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别之一就是需求层次的不同，医疗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安全的需要。医疗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的话，将永远进入不了发达国家之列。

医风医德的滑坡，不仅导致许多坚守医德的医生水土不服，而且给他们带来不尽的痛苦和烦恼，有的甘愿不拿奖金、冒下岗失业的危险，也不给病人开大处方，不让病人做根本不需要的检验；有的挺身而出，检举揭发医疗的种种黑幕；有的医生自己出资开设民工医院和平价医院……

十一年前，在农村当过七年赤脚医生的陈晓兰震惊地发现所在医院为牟取暴利，用假冒伪劣仪器对病人进行“治疗”，她凭着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此展开了调查，从此踏上艰苦卓绝的举报假伪医疗之路……

有人说，陈晓兰打的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有人说她是当代中国的堂吉诃德，甚至还有人把她的行动比喻为拿石头砸天……在一次举报中，一位官员问陈晓兰：“现在像你这样的医生还多不多？”陈晓兰回答：“我从来没有孤独过。”

陈晓兰不是孤军作战，在她的背后不仅站着许许多多的病人，而且还站着许多医生、护士和专家。陈晓兰这一坚持就是十一年，比八年抗战还多三年。她举报的九种披着合法外衣的伪劣医疗器械先后被取缔……

王洪艳的中药处方

第一章

2006年底，病人王洪艳跟陈晓兰反映：未婚的她在上海民营医院的旗舰——上海协和医院做一莫名其妙的“宫-腹腔镜”手术，在二十三小时花去四万元。最后发现本无大碍，根本无需手术。这家开办仅三年的民营医院号称“百年协和”，背景复杂如何讨到公道？

1

2006年11月28日，晨曦将人们唤醒了。上海市闸北区彭浦新村一个楼房像火柴盒似的塞得满满的小区，一处两室一厅的房间里一派凌乱，客厅兼餐厅的餐桌上一片狼藉，杯碗瓶罐、书本杂物，与电视机面对面的沙发上堆积着杂七杂八的衣物手袋报纸。孩子的一阵哭声撕破清晨的宁静，撒欢的“嘟嘟”在居室、客厅和书房窜来窜去。“嘟嘟”是一条已不年轻的白黄两色京巴狗。此刻，它似乎不甘话语权被孩子的哭声霸占，不时地“汪汪”回应，边叫边欢实地蹿上沙发，上上下下跳个不停。

年过五旬的陈晓兰医生头发蓬乱地在卧室、客厅和厨房穿梭不停地忙碌着，女儿和小外孙都感冒了，发着高烧。她不仅要哄哭啼的小外孙，还要照顾生病的女儿。大人生病或多或少还有点儿忍耐力，孩子可不行，只要不舒适就大哭大闹，不一会儿就把自己和大人折腾得大汗淋漓。

当她忙得不可开交时，“铃铃铃”电话不识时务地响了起来，“嘟嘟”又跟电话较上劲，冲着它狂吠几声。陈晓兰拿起话筒，是一位陌生的女性，声音细弱，听不清。又换了一位女人接着说，她说，是部队医院退休的检验师，也姓陈。她说，第一个说话的女人叫王洪艳，是黑龙江人，三十三岁，未婚，前几天去上海协和医院体检时，被专家诊断为继发性不孕症，做了“宫—腹腔镜”手术。术后，在医生的劝说下，她把刚离婚两个月妹妹也领去做了手术。她们姐妹俩先后花去近八万元医疗费后，却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在投诉无果的情况下，通过《解放日报》的读者热线找到陈晓兰的电话。

未婚女子被诊断为不孕症，可谓医疗史上的奇迹。什么是不孕症？不孕症指的是育龄期的妇女，在婚后两年性生活正常的情况下，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而未妊娠者。导致不孕的因素很多，其中有将近一半的原因在男方身上。不孕症的诊疗原则是先检查男方，后检查女方。在没有已婚配偶检查的前提下，是不应该把女方诊断为不孕症的。她们一个未婚，一个离婚，医生是根据什么诊断不孕症的？是临床经验，还是财迷心窍、利令智昏？

荒唐，又一破天荒的荒唐！

陈晓兰平静一下自己的心情，听那位陈军医讲下去。

自从陈晓兰被媒体称之为“打假医生”之后，找她投诉的病人越来越多，有的义愤填膺，有的声泪俱下，有的无可奈何，有的唉声叹气。其中有真有假，不排除不良医院派人探测她的动向。经历九年的医疗打假，陈晓兰变得成熟稳重了，已不再是那个毫无防范意识，别人说什么就相信什么的医生了。

陈晓兰知道上海协和医院是上海民营医院的旗舰，不仅财大气粗，而且背景复杂。这是福建省莆田人开的医院，2004年初开业时叫“上海市闸北区民办协华医院”；2004年10月，更名为“上海市闸北区民办协和医院”；2006年年初，像泥塘的蝌蚪跳上了岸，蜕掉了“闸北区民办”的尾巴，变成了“上海协和医院”。他们投入数千万元广告费，从“地方”到“中央”，从报纸到电视，从户外到网络，广告铺天盖地。

“上海协和医院是一家集预防、医疗、康复、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始创于民国三十年（1942年，旧址为常熟路274号，第一任院长王逸慧）……”

“上海协和医院是美国协和医学院（1921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协作医院。如今，这所历史悠久的医院已发展成为大型现代化综合性医院。医院技术力量雄厚，拥有众多国内外著名的医学专家和一大批中青年拔尖优秀医学人才，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医院在著名生殖医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益鑫院长等专家的带领下，在不孕不育、妇科、显微外科、腔镜外科、泌尿外科等

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医院目前拥有正、副高级职称以上专业人员一百二十余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者占医师总数近 45%，国家级重点学科专家三名、省部级优秀专家二十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者八名。”

在凶猛的广告攻势下，上海协和医院火了起来，不仅全国闻名，而且还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目的，许多病人不知道北京协和、武汉协和、福建协和为甚，却知道上海协和；知道北京协和的病人对上海协和更加坚信。上海协和医院还抢注了“协和”网名，如果患者在键盘敲下“www.xiehe.com.cn”，登录的不是北京协和，而是前“上海市闸北区民办协华医院”——上海协和。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等于真理。”当下有钱不仅可以让谎言重复一千遍，而且可以让谎言成为名言。谎言不仅不明真相的病人相信了，而且让那些知道真相“权威机构”也相信了，居然授予了这一建构于谎言之上的医院“上海市卫协医疗诚信单位”、“上海市物价诚信建设单位”、“精神文明建设标兵单位”等称号。上海协和医院火了，门诊量飙升，高达每月数千人次；手术室常常爆满，尤其是他们力荐的“宫 - 腹腔镜”手术，一台接一台地，从早晨做到凌晨。

陈晓兰只是一位“退休”医师，尽管有九年的打假经验，可是叫板上海协和医院这么个庞然大物，有点儿自不量力。虽然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腐败只是遮不住天日的箭毒木树叶，可是一枚树叶的阴影往往会笼罩一个人的命运，让他几年、十几年都走不出去。

陈晓兰很忙，从早忙到晚，从晚上忙到凌晨。过度的劳累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得她衰老得很快。过去说她长得年轻的人，现在都不忍心说她过于苍老，五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却像年过花甲的老奶奶。她有理由不管这件事，她不是信访办或卫生监管部门的公务员，也不是媒体记者，况且外边的事和家里事已忙得她焦头烂额，可是她还是约王洪艳晚上面谈。

崇，首因丁害财重气，脚跟怕衣恶状对如当，长者非怕善害长，根
生。陈晓兰是莆田市秀屿区东庄镇人，1980年从莆田医学校毕业。
1982年，陈晓兰在一家私人诊所当医生，1984年考取了中医执
业医师资格证，1986年考取了中专学历。1990年，陈晓兰开始在
东庄镇经营自己的诊所。2006年初，陈晓兰已将医疗服务打假的主战场从医疗器械转移到福建莆田人办的民营医院上来。

三十年前，位于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的东庄还是一处穷乡僻壤，其有一别称——“界外地”，意思是其边缘得不在官方统计之内。东庄不仅小，而且人多地少，耕地盐碱化，一穷二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庄的村民竟在日渐泛滥的性病上发现了商机，纷纷进城行医——在犄角旮旯开设非法性病诊所。中国出现一种专业职称序列之外的医疗“界外地”——游医。游医让城市感染“牛皮癣”——厕所、角落、电线杆和小区楼道贴满“专治性病”的小广告。

据圈内人透露，这些诊所在短短几年内就完成了约有七八十亿规模的原始资本积累”。游医有钱之后就不再偷偷摸摸地看性病了，而成为民营医院的投资人和国有、集体医院的承管者。英雄不问出身，游医若能守法行医，悬壶济世自然是好事，遗憾是他们的广告从厕所移到报刊电视、网络户外，本质却没发生转变。游医集中在“下三路”，即性病、皮肤病和不孕不育症，想坑你骗你宰你，还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他们“端坐大城市，面对大农村，吹起大牛皮，举起大砍刀”，还将游医骗术写进《医院电话接诊技巧》、《医生销售技巧 10 法》等读本，用以培训他们的员工。他们或以高额提成利诱，或以下岗胁迫，要医生将没病的病人说成有病，将小病说成大病，将一个疗程可治愈的病拖到十个疗程，把十几元一瓶的药卖到几百元……

上个世纪末，国家卫生部纠风办公室专门为莆田游医现象下发文件：“福建省莆田市农民游医詹国团、陈金秀诈骗团伙在全国各地以金钱铺路，承包经营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开办的性病、泌尿专科门诊，甚至承包整个医院或皮肤病、性病研究所，大肆进行诈骗钱

财、坑害患者的非法活动,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严重损害了国有、集体医疗卫生机构的声誉。”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莆田秀屿区的游医在全国各地拥有医疗机构有一万家(东庄占百分之九十三),资产总数为三百六十亿元,年营业额为三千零五十亿元,员工总数为六十三万;另外,他们还拥有医药和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五百多家(东庄镇占80%),资产总数为二十五亿元,年营业额五十亿元,员工总数五万人。莆田秀屿区游医的年产值已超过中国中西部个别省的生产总值。据权威人士说,全国注册的医院一万家左右,莆田人投资或参与投资的占五分之一;全国两千家上规模的民营医院,莆田人占了百分之八十五。他进一步解释道,“这里说的莆田人,基本就是东庄人了。”另缺插图,分单幅这是个可怕的数字,意味着中国的民营医院较为普遍地感染或携带一种病毒——游医意识。另缺插图——“假世界”系列插画

陈晓兰对莆田人开办的民营医院的关注起始于两位女性的怀孕。在上海这座容纳一千七百多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天有近千位女性妊娠,三百四十名女人分娩,按理说两位女性的怀孕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这两个女人怀孕很不容易,是在婆家和娘家的焦盼目光下,在一次又一次求医问药失败后才怀上孕的。这本是件可喜之事,可是不知是久不怀孕缺少了自信,还是对身体的变化没有察觉,她们还在为自己的不孕症而四处求医。本草不味辞想真,急出明,“溜三不平半2005年5月,已怀孕的四川省合江县民工唐利梅到上海长江医院就诊,竟然被医生诊断为原发性不孕症、免疫性不孕症和宫颈炎。诊断一位育龄妇女是否怀孕早已不是什么医学难题,乡镇卫生院即可准确无误地作出诊断,唐利梅的主治医师既不缺乏医学知识,也不缺少临床经验,缺的是医生应有的医德和良知。她已经诊断出唐利梅怀孕了,却采取了世界上最为荒唐的“疗法”,一面给唐利梅“治疗”不孕症,一面让她服用保胎药。对医疗来说是荒唐,对这位医生来说绝对不荒唐,假若她告诉病人其已怀孕,病人还会在她那儿治疗所谓的原发性不孕症和免疫性不孕症吗?医院还能赚到黑心钱么?正因为她诊断唐利梅患有那些疾病,唐利梅才在长江医院接受治疗,

才在三天之内把丈夫打工一年的血汗钱——一万多元交给他们。

二十多天后，这家医院又将怀孕的安徽阜阳市颍上县的民工叶雨林诊断为原发性不孕症，同时将她的丈夫叶浩魁诊断为男性不育症。让他们在医院做了第一个疗程的恒频磁共振等治疗。他们夫妇像倒拎着钱袋，钱流水似的花了出去。五天他们花了三万五千八百零五元。他们仅有一万九千元的积蓄，为了治好不孕症，能生个孩子，咬牙借了一万六千元的高利贷。医生说，还要进行两个疗程，这意味着他们要花十多万元。

这家有着“送子医院”美名的医院似乎有一个统一的看病模式，病人不论男女先来一个超千元钱的大检查，有的是十几个项目，有的是二十几个项目，然后确诊出输卵管不通、精子存活率过低等毛病。他们的效率很高，就诊的病人差不多都能查出点儿病来。接着就是一套治疗套餐，恒频磁共振几次，体外短波治疗几次，治疗费很高，一次六百元、八百元或九百元。

江苏泰州有位姓王的农民也到这家医院看过病。他婚后多年没有生育，父母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传宗接代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他的肩上。在中国农村，绝后不仅凄凉，而且没有面子。为保住面子，他在江苏几家医院扔进两万多元钱后，又慕名赶到上海长江医院。这家医院确实与众不同，不仅服务态度好，热情周到，还有笑盈盈的导医小姐陪诊。医生的医术也不同寻常，不仅查出他老婆的病，还查出了他的病——精子存活率过低。可是，这位农民心底的欢喜很快就被冲得寡淡，这家医院的收费实在是太高了，导医小姐不断地提醒他钱快用完了，赶快给家里打电话往银行卡上充值。随充随没。第一次，他们看完病回家时，两万元钱只剩十四元。医生还叮嘱他和妻子每个月都要去复诊，他们陆续复诊三次，每次都扔进许多钱。在最后一次，他告诉医生，他的岳母已被确诊为癌症，家已债台高筑，再也没钱来复诊了。医生对他的老婆说，你的病已经治好百分之七八十了，再来复诊一次就有希望治好了。他们表示放弃，不是不想治了，是发现自己被骗了。

贪婪使得医院疯狂，使医生铤而走险，以纸包火，也许他们认为

这些人都是农民，没知识，没文化；也许他们觉得外地人即使上当受骗，不会跟他们打官司；也许胆子是干出来的，这种事做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心里没有了“担心”两个字。

几个月后，唐利梅和叶雨林分别生下了男婴。这两对夫妇发现自己被医院和医生耍了，宝贝儿子在未出生前遭受了恒频磁共振和短波伤害，他们怒不可遏。这些伤害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严重的后果，让他们惶恐不安。他们分别向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长江医院。

上海长江医院是一家莆田人开办的民营医院。这家医院不仅以两千多万元的筹码夺得央视的上海民营医院的广告“标王”，而且还有着两块足以让厚道老实、秉性纯朴的农民相信的牌子：“中国诚信医院”、“全国百姓放心医院”。在中国最不可信的就是这些牌子。有的今年戳起来，明年就倒了；上个月光光彩彩挂上去，下月就狼狈不堪地掉下来。

这两件案例引起陈晓兰注意的是：按理说，孕妇接受短波治疗之后会导致流产，可是两位孕妇不仅没有流产，还生下了两个男婴。她怀疑长江医院是在用“假器械”对病人进行假治疗。
2006年3月，陈晓兰到上海长江医院去暗访。她先往院长办公室拨个电话，发现没人接听，她走进门诊大厅对导医小姐说：“我找院长×××，他在吗？”

《南方周末》的记者柴会群到这家医院暗访过。他说，想进这样的医院暗访需要先过保安和导医小姐那一关。当你进入门诊大厅，导医小姐的目光就会像阴影似的跟着，让你浑身不舒服。如果说看病，她会领你挂号；如果随便看看，她可能会通知保安把你撵出去。陈晓兰为躲开保安和导医小姐的注视，选择了这么个办法。

“去楼上问一下吧。”听说她找院长，导医小姐不仅客气有加，而且也没多加盘问。
长江医院门诊部大楼的举架很高，像是厂房改建的，不过装修得不错，像家境殷实女人的服饰——体面而精细。每间诊室有一位医生，陈晓兰好奇地一间间看过去。她的一位同学受聘这家医院，在与其专长毫不相干的科室当医生。在去之前，陈晓兰跟那位同学了解

过情况，同学不仅把医院里的乱七八糟的事情讲给了陈晓兰，而且还告诉了陈晓兰认识的医生都在哪间诊室。可是，陈晓兰转悠一圈儿也没发现认识的医生。

当陈晓兰转悠到三楼的女性治疗室时，一位护士把她拦住了。

“我是来找×院长的，他到这儿来过没有？”陈晓兰从容不迫地问。

“没有。”护士一听她是找院长的，春风掠过脸面。

“那我进里边看一下，了解一下你们用的是哪家的治疗仪器。”陈晓兰平静地说。

护士闪开了，让她进去。治疗室由布帘分隔出一个个单元，里边摆着十几台恒频磁共振治疗仪，七八位女性正在接受治疗。蓦地，她发现有几位病人在煲电话粥，话语轻柔，潺潺若水。这里怎么能打电话？她感到不对了，这么些微波、短波、磁疗仪同时工作，讯号将受到干扰，手机难以正常使用。可是，她从病人打电话的神态上看，接听清晰，讯号较强。毫无疑问，治疗仪肯定有问题。

陈晓兰走出去，心情沉重地站在医院门口，望着那些进进出出的病人。他们都是从外地专程赶到上海治病的，他们相信这个国际化的都市，相信这里的科学技术，相信这里的医院和医生，他们怀着希望而来，带着生儿育女的信心而去，还有那被掏空的钱口袋。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花的是真金白银，接受的却是假治疗！

陈晓兰一分钟也不想等，多一分钟有可能多几位上当受骗的病人。她在医院门口外的马路上给上海市药监局打电话举报，要求对长江医院的微波、短波等治疗仪进行检查。上海药监局对陈晓兰的举报十分重视，委托上海医疗器械检测所进行了检测。

“假的假的，假得一塌糊涂！”几天后，上海医疗器械检测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打电话说。

这个人陈晓兰过去不认识的，他在陈晓兰的个人主页上留言说他是检测所的，坚决支持陈晓兰的打假行动，他会在第一时间把检验结果告诉陈晓兰。

恒频磁共振治疗仪的检测报告出来了，一百一十一项检测指标，